

泰國政變背景與政局之觀測

羅石圃

實行民主不到三年的泰國，其民選政府，又于十月六日被軍人政變所推翻。此次政變背景如何？今後政局如何發展？均為各方所深切注意。鑒於政變後軍事將領並不直接掌握政權，似不難看出新政府所致力之方向，在如何安內以攘外？

一 民主所帶來的動亂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曼谷爆發要求提前頒憲大選的學潮，由示威演成暴亂，在與維持治安的軍警衝突中，造成流血慘案，迫使當時主政的他儂、巴博自動引咎下台出國，軍政府卒告垮台，經泰皇任命法政大學校長桑雅組成文人過渡政府，于一年後達成頒憲大選，從而使泰國走上了民主憲政的途程，當時一般多認為此一佛教王國，今後將不致再有軍人政變，理由是軍事領袖們面對着青年學生所掀起的民主狂潮，已無意再在驚濤駭浪中執掌政柄，否則當十月學潮發生之際，如果駐在曼谷近郊的重兵開入市區彈壓，他儂政府便不致垮台。

誠然，十月學潮，是共黨在幕後策動，但出面煽動最力的，則為野心政客——尤其是各大學年輕教授講師，他們一方面是爲了開拓個人的從政之路；另一方面也是沉醉于泰國的傳統政治思想，相信以靈活的外交便可代替國防，至于美軍基地與親西方外策，都被指爲足以導致共產國家加緊支援泰共叛亂，所以認爲在文人執政後，以其傳統的靈活外交，便可使國家轉危爲安。^①

對長期壟斷政權的軍人政府，老百姓本已感到不滿，加上不斷掀起的學潮暴亂，形成社會不安，軍政府既無法制止，一般民衆認爲如能實行民主政治，或不會再有學潮的狂瀾。同時彼等亦相信政客們所宣傳的以外交代替國防，即可達成安內攘外的論調，所以也視民主憲政爲救國救民的良方，在三年前的學生暴亂過程中，經常有大批市民被捲入民主怒潮，參加示威請願，便是基于此種意願而成爲左翼學生團體的同路人。

不料文人過渡政府成立後，學潮泛濫如故，以法政大學爲大本營的「全國大專學生中心」，不僅不斷發動諸如爲憲法催生，及干預憲法條款與反對美軍基地等種種學潮，一波比一波更加洶湧，且分別派遣學生深入工廠農村，煽動工人農民，以罷工請願響應

註① 「泰國防共的政略與戰略」、本刊、六卷、九期、一九六七、六、十、拙著。

學潮，用以困擾政府，其囂張跋扈，不僅目無維護治安的軍警，且公然集眾攻擊軍營，政府亦不敢繩之以法，在此社會秩序混亂之下，大家祇有企望民選政府早日成立，以便代表選民的國會，督促政府實行法治，敢于以大刀闊斧平息學潮，將社會秩序撥亂反正，及退阻由共產國際所輸入的叛亂戰爭。

至一九七五年一月大選，由四十二個政黨提出候選人兩千餘名，結果使二百六十九個國會議席，為廿二個政黨所瓜分，必須有三黨以上聯合陣容，方可超過國會的半數席位，以致先有「民主黨」黨魁社尼所組的聯合政府，由于施政方針未贏得國會信任即宣告垮台，繼後雖由「社會行動黨」領導人克立組成八黨聯合內閣，但以該黨僅有國會十八個議席，處處遷就友黨，而在內閣未能分配到職位的議員，仍往往陣前倒戈，以致在政策上，不得不以左轉爭取左翼政黨的支持。^②

關於限令美軍在泰基地于一年之內全部拆除以及與北平建交，克立政府雖強調為新的「等距離」外策，亦即泰國文人所熱中的以靈活外交平衡強權勢力，便可代替國防，其實基本因素，還是為了緩和左翼政黨及學潮的壓力。無奈疏遠了對美關係，但拉近了毛共，反而觸怒蘇俄與河內，由左派所興起的政潮學潮，固然已日益汹涌，而不甘被共黨奴役的學生與人民，亦分別組成反共團體，經常以示威遊行對抗示威遊行，使無政府狀態下的克立內閣，未及一年便宣告垮台。

二 二屆大選所表達的反共民意

今年四月大選揭曉，使囁囁望治的泰人甚表歡欣，一以左派政黨的候選人絕大多數都已落選，而前總理克立所領導的「社行黨」議席雖增加一倍，唯有他本人榜上無名，顯見選民們不僅強烈唾棄左派，連非左派的克立，亦以遷就左派學生，不惜迫使美軍全部撤離，也連帶觸怒了選民。這無異提示新的執政者，為迎合選民好惡，不容再對左派學生姑息養奸，又因在此次選舉中，大部份選票已集中於幾個右翼政黨，而擁有一百一十四個議席的「民主黨」，雖尚未超過國會半數議席，但祇須兩黨聯合，即可將新內閣迅速組成，政局自將因此穩定。

社尼巴莫在尚未組成內閣時，便宣稱他的政府將重新討論駐泰美軍最後三千人的去留，至四黨聯合內閣組成，執政各黨在共有二百七十九席的國會中佔有二百零五席^③，具有壓倒性的聲勢，原可使政府無庸顧慮反對黨的掣肘而敢作敢為，尤其對左派學生的學潮，更不必再加遷就姑息，可以讓軍警充份執行維持法律秩序之權，不料社尼政府成立後，較克立政府的無能，尤有過之。首先是對美軍最後三千人的去留問題，在「大專學生中心」、「大學講師集團」、「反獨裁聯合陣線」，及左翼工會的反美示威遊行壓力與「民主黨」左派閣員的姑息主張下，終使社尼挽留美軍及電子偵測站的諾言，無法兌現。

註② 「泰國大選經緯與民主政治展望」、「憲政思潮」季刊、一九七五、五、盧辛撰。

註③ 泰國國會議席，在一九七六年大選時，以人口增加，將上屆所定二六九席，增加十席。

接着左翼集團又煽動叻洞縣居民反對馬來西亞軍警駐紮，在不斷興起的反馬怒潮下，社尼政府仍然是接受了左派的要求，不惜毀棄多年來泰馬所訂的「剿共聯防協定」，迫使大馬軍警忍痛撤離泰南，形成馬共武裝捲土重來，得以恢復其泰南基地。由馬共羽翼而成的泰南共黨武裝，又得到了直接支援而升高叛亂，兼以克立政府冒然與毛共建交，不僅沒有換得北平放棄支援泰共叛亂，而由其豢養的泰共廣播電台，氣焰更加囂張，不斷宣稱誓必遵循毛澤東思想路線，以武裝暴力推翻曼谷「反動政權」。泰毛建交後，更造成蘇俄與毛共在泰國爭鋒，一方面派遣造反專家潛入曼谷，指使親俄派泰共發動學潮工潮；另一方面夥同河內永珍，在不斷對泰邊挑釁的同時，更加緊支援泰共擴大叛亂，親毛的東共也不甘落後，亦與北平合夥對泰共爭相支援。^④

社尼政府的外策，仍然是一廂情願地普遍拉攏共產政權，其所以不惜迫使美軍全部撤退，固然是對內遷就左派，但也是爲了討好蘇俄及印支國家。原期望與河內建交後，泰共的武裝叛亂與羣衆風潮，勢必從此降低，不料反越僑的示威暴亂迅即在東北各府興起，造成越僑商店屋毀人傷，在河內不斷抗議之下，顯然使雙方關係驟上陰霾，雖然這項示威在表面上是當地居民的反共行動，其實是親毛派泰共從中促成，以便破壞泰越新交，至于泰共叛亂，亦以共黨國際爭援而益加猖獗，九月間曼谷政府所發表的「剿共白皮書」，便已有了詳盡說明^⑤，可見「等距離」外策——普遍拉攏共產國家，無異對它們輸入「革命」大開方便之門。

三 民主政治令人失望懷疑

望治心切的泰人不僅對社尼政府大表失望，且對民主政治在此時的泰國實施是否適合？亦頗感懷疑，尤其否定了文人所沉迷的靈活外交可以取代國防的論點，大家已明白看出四黨聯合內閣雖以「民主黨」爲主體，但以黨魁兼內閣總理的社尼，對入閣的黨人，幾乎無法控制，爲爭奪內長席位相持不下，祇有由他兼任而委任四位次長以便各派權力平衡，但民主黨內部的左右兩派對立，已由內閣向國會延伸，內閣所製訂的「反貪污法案」，其所以遭到國會否決，便是出于執政黨議員的陣前倒戈，且由社尼政府閣員公然主張回泰共首腦乃比里及其對左派學潮工潮與爲共黨張目的報刊的一味姑息，更不難看出民主黨內左派的跋扈囂張。^⑥

很顯然，民主黨雖是泰國唯一具有悠久歷史的保守派政黨，一向站在堅決反共立場，但以近年來爲了競選而毫無選擇地擴大陣容，使共黨份子很易于滲透，再以泰國政客們個人權利至上，從中分化挑撥，更使該黨在得到政權後，黨內左右陣線日益分明，以致泰國有識之士，不能不意識到選民們雖已在大選中摒棄了左派政黨候選人，但對右派政黨膺選入閣者的暗中左轉，則無能爲力，而其所形成的危機，比左翼黨人當選尤有過之。基于對民主政府的一再失望，面對印支三邦逃泰難民的血淚控訴，再想到已瀕臨赤

註④ 「泰國「等距離」外交政策之展望」，本刊，十四卷，十二期，一九七五、九、十、拙著。

註⑤ 「中國時報」，一九七六、九、廿二、四版。

註⑥ 「社尼巴莫辭職又復職」、「南洋商報」，一九七六、九、廿五、「社論」，廿九版。

浪邊緣的祖國，一般泰人均認為如果不能組成堅強的反共政府以阻遏左傾勢力的赤化狂潮，則泰國便將蹈寮國的覆轍——無須流血便出現了赤色政權，所以祇有盼望軍人政變，以挽救國家的沉淪。

一般泰人不但厭恨左翼學生工人團體，動輒示威罷工，造成社會不安，影響生活；且對維持治安的警察人員，表示同情。因軍警奉命壓制此種暴亂，雖橫遭暴民的侮辱攻擊，亦不敢為自衛而開鎗，所以當右派學生與人民團體紛紛興起，相率與左派暴民以暴抗暴時，在心理上雖感到痛快，但所造成的局面，反而使本已混亂的社會，因此更加混亂不安，尤其是警察人員，在積忿之餘，也脫下制服參加右派反暴陣營，在此無政府狀態下，大家都認為唯有讓軍人重新接管政權，方可恢復法律秩序，使老百姓得以安居。

泰國工商界惴惴不安的，為民主政府迫使美軍全部撤離，及縱容左派學生工人暴亂，嚇走了外國投資。如一九七五年，申請投資案只有八十四宗，且大部份為國內投資，這與一九七三年高達四百三十九宗相比，實在相差太多^⑧，另據美商駐泰商會主席隆尼指出：社尼政府和前政府一樣，對工商政策舉棋不定，且缺乏行政效率，更使外商失去投資的信心^⑨。泰國商業部官員亦歸怨外交左轉，失去了不少自由市場，而輸往共產國家的貨物，如賣給毛共的泰米，不過是增加大陸白米向香港的傾銷，奪佔了泰米銷港的數量，等於沒有開拓市場^⑩。這都表示工商業者思念軍人統治時代的繁榮，期望軍人政府的再度出現。且自美軍開始撤退以來，已使四千二百萬人口的泰國，擁有高達一百廿萬的失業人口^⑪，更有利于共黨的襲脅？無怪乎泰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公開指出：泰國社會尚不適合民主政制的實施^⑫。

四 陸軍無人可以領導政變

據美聯社記者于今年九月從曼谷所發出的報導稱：「泰國的德士司機、寫字樓文員、女傭和許多地位較高者，每當對泰國前途進行思考時，就會想念泰國的過去人物，憶及逝世至今廿年的沙立元帥，曾經親手當場鎗決一名縱火犯。他們都說：「雖然沙立擁有大羣妻妾及財帛，但他辦事够膽識剛毅，並能控制着政治玩家長……」^⑬這都說明曼谷從小市民到高階層，無不期望再出現像沙立

註⑦ 「泰國政變原由及其展望」、「中央日報」、一九七六、十二、曼谷通訊、李寧如撰、二版。

註⑧ 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五、十二、三、三版。

註⑨ 「星島日報」、一九七六、九、二、二版。

註⑩ 同註④

註⑪ 「星島日報」、一九七六、八、六、二版。

註⑫ 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五、十一、廿八、三版。

註⑬ 「泰國政局桎梏不安」、「南洋商報」、一九七六、九、廿二、美聯社特稿——小陳譯、十八版。

元帥的英雄，在一夜之間率軍接管政權，打出鮮明的反共旗幟，以鐵腕將左傾政策扭轉到自由陣營，牢牢控制着玩弄政治的政客。然而軍方的感受如何？面臨着民主政府在「等距離」外交口號下，推走了協防多年的美軍，對共黨國家不惜一體引狼入室，使武裝部隊防務壓力加重，且防不勝防。加上與軍隊一體的警方，既須維護社會秩序，但對學生暴亂，又不能執行鎮壓的職權，共黨明知政客們不敢觸怒左翼學生團體，以免個人政權被學潮所推翻，遂不斷以學潮工潮迫使軍警無法維護治安，俾泰國沉淪于赤浪紅流，將羣衆戰作爲武裝奪權的先鋒，軍警面對此種情形，苦于救國有心，用武無地，這種感受與忿慨雖然軍警雙方一致，無奈一向領導泰國三軍與警察政變的陸軍總司令中，沒有出現敢於旋乾轉坤的英雄。

陸軍是泰國三軍的主力部隊，其中尤以駐防曼谷和中部平原的第一軍，一向是人才輩出，裝備優良，歷次政變，如乃屏、乃沙立、他儂、巴博等，無不是出身第一軍而在陸軍總司令任內發動政變成功，但以前任陸總乃吉，認定民主潮流在泰國已如怒濤排壑而不可阻遏，故當一九七三年民主學潮發生時，陸軍駐防在曼谷近郊的部隊按兵不動，乃使學生們敢于圍攻警署，卒將他儂政府推翻。乃吉于出任三軍統帥期間，雖軍警雙方都忿于民主政府左傾外策與對左翼學潮的姑息養奸，主張以政變力挽狂瀾，俾副人民期望，也遭到他的力阻。所以在他退役之前，屢次出現如箭在弦的政變情勢，但都成爲泡影，便是出于他的力排衆議而不得不懸岩勒馬。

至乃吉于今年初退役，在出任社尼內閣國防部長未經就職即告亡故後，繼任陸總的乃森和副總司令巴碩將軍，對社尼政府縱容左派日益囂張，尤其迫使美軍最後三千人及偵測站必須全部撤離，無視于軍方的意見，已經忍無可忍，故作成了政變的部署，惟因陸軍將領中有人反對，未即發動，^④八月間，巴博潛回曼谷，旨在借重他曾任十多年陸軍總司令的殘留影響力，俾促成陸軍將領協力同心，雖然他席不暇暖便被左翼學潮所迫，不得不再離國門，但由于此次學潮掀起後，右翼學生和人民團體所結成的反左派陣容，比左派更加龐大，其情緒之激昂慷慨，亦尤有過之。這無異是對主張政變的軍人一項鼓舞，更顯示反共的民氣可用。

接着他儂剃度回國，左派學生工人團體並未立即發動驅逐風潮，祇要求社尼政府加以驅逐；而社尼本人則不惜在閣議中爲他儂的居留以去就力爭，甚至向國會斷然辭去首相，亦不肯下令驅逐他儂。揆其原因，都是明知倘將他儂即予驅逐，便會因此激發軍人政變。因爲他儂此次返國，雖並無政變企圖，亦沒有捲土重來的實力，但由于他在軍中人緣頗佳，一般人也視他爲長者，對他此次爲老父侍病而披荆回國，更給予廣泛的同情，且有由僧王領導的廣大僧侶支持他在國內佛寺駐錫，如果像對待巴博一樣加以驅逐，勢必迫使軍人乘左右兩派所掀起的對立怒潮在難解難分下起而接管政權，而十月六日的軍人政變，便是在此種情況下所造成。

五 政變後的對內政策大綱

註④ 「泰國軍人政變的來龍去脈」、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六、十、八、「南洋瞭望」、董南亞撰、二版。

政變在泰國立憲以來，已屬司空見慣，每當文人主政，政黨與政黨之間以及執政黨內部必發生權力之爭。迨此種內訌嚴重到已被共黨滲透利用時，軍警便以政變奪取政權，廢除憲法，解散國會，接着便成立官派議員的立憲議會，重新起草新憲，然後再頒憲大選，歷屆軍人政府，無不是依樣畫葫蘆，老百姓也習見了這套公式。不過此次政變有所不同的，首先是領導政變的桑加德將軍為海軍元帥，超出了一向由陸軍總司令領導的常規。其次是政變成功後，軍警領袖雖已組成廿四人執政團——「行政改革委員會」，但內閣仍由文人主持，並已呈請泰皇，任命法學專家泰寧博士為閣揆，可見執政團的軍事領袖並不直接主持政務。

桑加德發動政變能獲陸軍支持，顯示他在三軍統帥任內，已贏得了陸軍將領的歸心，政變成功後，迅將前陸軍助理司令查叻所領導的反政變小集團加以清除，更顯示軍方今後可以團結一致，尤其是陸軍部隊不致再有分歧，使軍人領導陣營益加鞏固。其次，軍人執政團祇是決策機構，有如政黨政治的執政黨中常會，由于軍事領袖們並不實際執掌內閣政務，既可使他們在決策時，不致有于個人權位的私見；復可避免軍人為權位而互啓爭端，更可表白此次軍人政變，在誠心為國家撥亂反正，並非為個人奪權，使共黨失去了攻擊的藉口，也使人民相信桑加德所領導的「行政改革委員會」，並非他儂軍政府的「借屍還魂」。

泰國新政府今後的動向如何？雖然內閣尚未組成，但泰寧博士在得到泰王委任他組閣的命令後，便透過電視廣播發表了新政府施政的五大目標：(一)排除共產主義的威脅；(二)剷除官場貪污；(三)杜絕政府官員對人民的虐待；(四)撲滅農村貧困；(五)抗拒企圖改變君主立憲政體的陰謀¹⁵。誠然，他所標示的這五大目標，在當前的泰國，的確是對症下藥，問題是如何實現？從大勢上看：排除共產主義威脅，是不容退讓的，否則便失去政變的意義。而共黨份子披着民主的外衣，不斷以「反專制」、「反迫害」、「反賣國」的口號製造學潮工潮，標榜廢除君主政制的主張，這種羣衆暴亂所造成的赤化危機，比它在邊境的武裝叛亂，更具威脅。所以制止共黨的羣衆暴亂，實為泰國當前的急務，而其首要之途，便必須先行冷卻民主狂潮，使政客們不致再替共黨利用學生而不自知。

怎樣遏止隨赤浪湧而來的民主狂瀾？在政變後，除將橫被利用的民主人士如法政大學校長黃培謙等，勒令出國而外，另將大批民主政客、學生工人團體激進份子一律逮捕監禁，給予再教育後始恢復自由，按照泰寧所宣佈的民主計劃，須經四個階段，方全部遷政于民，每一階段，預定為期四年：第一階段為改革時期，主要目標，在謀求經濟和政治穩定，祇設一個官委的國會；第二階段，是民主發展的開端，以民選的眾議院和官委的參議院並立，權力平衡；第三階段為過渡時期，國會權力逐漸轉移于眾議院；第四階段，為遷政于民時期，如果民主發展能令人滿意，則可能祇剩下眾議院。¹⁶

六 外交路線問題

註¹⁵ 「南洋商報」、一九七六、十、十、一版。

註¹⁶ 「泰國的民主計劃和外交政策」、「南洋商報」、一九七六、社論、卅七版。

就過去三年以來，泰國由實施全面民主所形成的動亂而言，泰寧所宣佈的內政大綱，是切合于撥亂反正要求的，問題在能否容許新政府放手施行？照目前情形看，新政府擁有三軍警察的正面支持，不致再受學潮工潮的暴亂要脅，應該是大有可爲的。至于共黨武裝叛亂今後雖可能擴大升高，但以泰國擁有的廿萬國防兵力，至少可以使叛亂局限于邊遠山區，不致影響大局，因爲從表面上看，泰共叛亂固已在東北、泰北、泰南掀起三面烽烟，似乎聲勢浩大，但在實際上，泰東北的共黨，大都是寮人和越僑，泰北是清一色的苗共，泰南共黨是馬共的附庸，都不是由泰族人組成的共黨武裝。而這三股泰共叛徒，又以民族不同，背景各異，及基地遠阻關山，無法結合而形成指揮統一，所以始終不能將叛亂擴及中部平原。

在地理形勢上，泰國的中部平原，爲全國的糧倉與工商業集中區域，乃兵家所必爭，所以在歷史上泰國所有分立的王朝，無不爲佔有中部的王朝所吞併，而近代政變，祇須率領駐防中部與曼谷的部隊奪得政權，全國各府都可傳檄而定。由此可知泰國赤化的根本危機，不在邊境共黨武裝叛亂，而在被滲透的政黨藉赤浪橫流的學生暴亂支援，爲它從事民主奪權^①。此次政變既已解除了心腹之患，則共黨武裝叛亂能否阻遏？將決定于兩方面的外援：一爲共產國家對泰共支援的程度；二爲泰國新政府能够爭取到的自由盟邦協力支援，故政變後的泰國外策，必須有相當的改變，再不能幻想以「等距離」外交維護國家自由安全。

當軍事領袖們成立「行政改革委員會」之後，并在發表以泰寧爲總理的同時，即宣佈外交顧問名單，並以他儂政府外長他納(Thanat Khoman)爲首席外交顧問，在記者訪問時，他納便明白指出：今後泰國將致力于增進對美國、日本和馬來西亞的友好關係，並可能重新考慮過去對鄰近共產國家的和緩政策。唯一不變的，是泰國和「亞西安」(ASEAN)國家的夥伴關係^②，由此簡短的談話，便不難窺見泰國新政府將改正以往外交路線錯誤的輪廓。

泰美關係自撤軍以來即陷入低潮，雖經克立政府外長察猜于上年十一月訪美，取得華府應允經援照舊，及鼓勵美商來泰投資；除軍援而外，並允援助泰國建立兵工廠，用以換取泰方保留電子偵測站，及在泰美空軍基地撤退後的過境加油權，以表示美泰關係並不因撤軍而疏遠，但到曼谷政府不能履行諾言，雙方關係便從此冷淡，使泰國軍方十分忿慨，也是促成此次政變的因素之一。政變後軍方即以當年一手製訂親美外策的他納爲外交首席顧問，今後泰美關係的增進，自在意料之中。至于此次政變是否如河內永珍所指的爲美國所主使？自非局外人所可臆測。惟據泰國軍方透露，美國從菲律賓基地飛往荻亞哥島的軍機在泰國植基機場加油，在此次政變前即已開端，顯示泰美軍方仍維持相當密切的關係，也說明華府對泰國反共政府必將加強支援。

泰日之間因貿易投資設廠問題，早有齟齬，且日美商人在泰投資，都具有唯恐曼谷政權一夜之間採取沒收私人資產政策的心情，在泰國新政府打出鮮明的反共旗幟後，日美商人投資將在雙方政府安排鼓勵下源源入泰，使泰國經濟，趨於繁榮，對剿共進軍，

註① 同註①

註② 同註②

將發揮多方面的助力。至于泰馬因社尼政府屈服于勿洞居民的示威壓力，勒令大馬駐在該地的軍警撤離，使泰馬剿共聯防條約已達毀棄邊緣，更使馬共武裝得以重回泰境老巢，直接支援泰南共黨的叛亂，而泰南回民分離運動更將受共黨滲透而變色，所以重修泰馬友好舊誼而加強剿共聯防，雙方都可獲益。

很顯然，改善對自由國家關係，勢必開罪共產集團，尤其是印支共黨政權，早已攻擊泰國政變乃由美方策動，但他納早已批評前政府與北平建交，適足以觸怒蘇俄¹⁹。可見泰國共黨武裝叛亂與政治顛覆活動同時升級，正是俄毛及各有所親的印支共黨政權在泰國爭鋒所造成，泰國新政府倘將親共外交全面冷卻，其共黨鄰邦料亦不敢公然出兵進侵，而且爲了經濟上的需求，仍不能不與泰國貿易往來。至于彼等對泰共的支援，縱令泰國在外交上一面倒向左邊，亦在所不免，基於此種考慮，一般預料泰國新政府對共產國家的關係，勢必予以降低。

七 結論

自一九七三年十月，泰國學生爲要求民主不惜以流血暴亂推翻軍人政府以來，在短短三年之內，已經五易政府，先有由桑雅所領導的過渡政府，至上年一月大選後，社尼所組成的內閣，不到四天便宣告倒台，克立繼起組成八黨聯合政府，勉強維持了十個月，又不得不解散國會重新大選，至今年四月社尼在大選勝利後東山再起，在執政半年後又以情勢所迫而辭職，旋又復出組閣，就職僅有一天，便爲政變所推翻，可見民主政治所帶來的，祇是政局的動盪不安，無怪乎泰國大多數人懷念軍人統治時代的安定繁榮。

新加坡徐本欽博士在泰國民主狂潮泛濫期間，先後發表了兩篇展望泰國民主制度的論文，都認爲此一佛教國家，尚沒有具備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其中一篇是就泰國自一九三二年立憲以來，每屆民選政府都是不久便被政變推翻，斷定在民主政治尚無法走上軌道的當前，仍將激起軍人政變。另一篇則指出：作爲民主政治基石的中產階級在泰國仍非常薄弱，而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又對政治漠不關心，且在文化上受佛家出世哲學的影響，以強求貴顯爲造孽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乃形成泰國的「政治餅乾」(Political cake)——包括特權及有形無形的利益，皆由軍人、政客、官僚所分享，其他人無權亦無意過問。²⁰

徐氏的預斷已由此次政變再予證實，但軍人奪得政權後，交由文人組成政府，並設立外交、內政、司法等各項顧問委員會，及成立由官委議員所組成的國會，四年後便有民選的衆議院，這種由軍人、政人、官僚所分享的政治，應該是適合泰國國情的。至于一般左翼政客與共黨滲透份子，或逃亡出境，或已遭逮捕，或在監視之中，在羣衆反共情緒激昂的當前，自不敢有所作爲。雖然被

註①② 同註④

註②③ 「泰國實行民主政治難題的分析」，及「泰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與展望」。「南洋商報」，一九七三、七、八日，及一九七四、七、卅，徐本欽著，二版，廿七版

捲入左翼學潮的青年學生衆多，但相信其中絕大多數都非共黨份子，在民主怒潮已經平靜，自將恍然于共黨利用民主口號的陰謀，再反省民主政治所帶給社會的動亂及國家的危機，在經過再教育後，自亦不願再充當「民主」英雄。

不過近年來，泰國知識青年不安的根本問題，在於大學畢業後沒有出路，自六十年代開始，泰國興辦的大專學校到處林立，尤以理工農商技術專校最多，自越戰末期造成泰國工商業不景，使大專畢業生失業人數與日俱增，以致他們深信共黨宣傳，認為民主政治可以開拓青年前途，安邦定國，殊不知由民主狂潮所形成的動亂，更嚇走了外人投資，與他們所期望的正好相反。所以新政府今後的安內政策，其重點必須在爭取外國資金技術的合作支援，為青年學生開拓遠大光明的出路，在外交上也就不應不爭取在這方面有所幫助的自由友邦。

十月廿二日脫稿

本中心出版「匪情研究叢書」：

- 一、共匪政治問題論集 五十元
- 二、共匪軍事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三、毛共反儒尊法運動析論 四十元
- 四、匪黨內部鬥爭問題論集 六十元
- 五、「十大」後之中共 五十元
- 六、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七、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四十元
- 八、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九、匪黨問題論集 四十元
- 十、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探源 廿五元
- 十一、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四十元
- 十二、中共的文藝整風 六十元
- 十三、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 四十元
- 十四、中共問題論集 四十元